

JUNHUO
HUANGHOU 下

军火皇后

潇湘冬儿 著

我是商人，不是政客，
我只在乎一隅的得失，不在乎全盘的输赢。

天下苍生？百姓疾苦？
那是皇帝大臣们想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JUNHUB
HUANGHOU 下

军火皇后

潇湘冬儿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素手弄乾坤

最近京城里开始流行一份很奇怪的书刊。不同于寻常书刊，这上面分为很多个小版块，介绍人文地理、名山大川、奇闻杂记、新鲜实事，甚至连京里一些无关大局但却很吸引人的小道八卦都有记载。比如最近正在连载的，就是当朝一品侯淳于烈的生平事迹。书局聘请了京城的四大才子亲自执笔，又在外面广为宣传，雇佣了大量的说书先生在茶楼酒肆讲解。

相传该书局为了收集整理烈武侯的生平资料已经筹备了五年有余，如今由书局讲述，才子撰写，文章做得花团锦簇，又分白话和文言两版，面向不同群体，真可谓是雅俗共赏，老少皆宜。是以刚一面世，就被热情的京城百姓抢购，销量火爆，供不应求。

“就在这时，只听北风呼号而起，狂风卷地，乌云密布。百姓们仰头望去，只见鹅毛般的大雪从天而降，铺天盖地，如同寒冬腊月一般。烈武侯仰天大笑，朗声说道：‘奸佞无道，目无法纪，错断冤案，草菅人命，苍天震怒，六月飞雪，事到如今，尔等还不悔改吗？’此言一出，堂上官员顿时被武侯大人的王霸之气所折服，身躯一震，随即拜倒在地，悲声哭道：‘我等错了，随侯爷处置。’就见武侯大人昂首阔步走上前去，一把拔出腰间佩剑，高声说道：‘冤魂安息！’说罢，手起剑落，数道血线冲天而起。贪官人头落地的那一刻，乌云骤散，万里晴空。”

小舟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装模作样地喝了一口茶，感叹道：“这就是传遍大江南北的本朝第一冤案，民间俗称——窦娥冤。”

她在这边正说得慷慨激昂，那边的几人听得却是面色发黑。

传遍大江南北的本朝第一冤案？为什么他们全都没听说过？

真是一天比一天离谱了，在座的四人都是享誉一时的大才子，原本想着做几篇文章，拍拍淳于烈的马屁也没什么坏处，谁想到这个看起来不过十五六岁的小子拍起马屁来，那叫一个炉火纯青，简直是出神入化，各种事迹想得精彩绝伦，直把一个当朝一等大权臣夸成了古往今来第一大忠良。原本只是想赚些名声，现在却成了士林学子人人不齿的马屁精，真是倒霉得很。

“好了，今天就到这。庄公子，这篇稿子你后天早上一定要交给我，我要赶在大后天之前印出来。还有于公子，你的稿子怎么还不给我？都催了你几次了，你也要有点速度，注意更新嘛，这样太不敬业了。我把故事都讲给你了你不爱写，也就是在现在，若是在将来，就你这种职业态度，早被广大催文的人民群众用口水淹死了。”

“可是……”于公子坐在一旁，几天不见，脸蛋瘦了整整一圈，如今只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嘟囔道，“这几天我昼夜不息，查遍典籍，真的没有看到武侯大人带兵出征的记录啊。宋老板，你是不是记错了？长坂坡之战真的是武侯大人打的吗？璟殿下真的是武侯大人从青疆人手里救出来的？还有，长坂坡到底在哪啊？”

“当然了，我们新闻工作者，最注重的就是事实真相，你怎么可以怀疑我的职业操守？”小舟眉毛一挑，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你查不到，不代表人家没干过。”

“可是……”于公子显然是个爱钻牛角尖的人，继续问道，“当年婴殿下还没回来，璟殿下被立为皇储，一直留在天逐，根本没有机会去西陵。武侯大人也多年没出京了，怎么可能去边境参战呢？更何况，武侯大人是文官出身，真的能七进七出万马之中解救少主？是不是太虚了点？还有璟殿下又是怎么去的边疆呢？边境若是爆发了这么大规模的战争，为什么我们一无所知呢？”

“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不过作为朝廷机密，自然是不能让你们知道的。边境有战争，政府为了安定民心，隐瞒一下也是说得过去的。至于武侯大人为什么会去边境和为什么会武艺，这都属于国家机密不能道于外人。而璟殿下自然是被人拐去的，真笨，这都猜不出来。”

于公子眉头一皱还想发问，小舟却腾地站起身来，很严肃地走到他面前，双手扳住他的肩膀，双眼直视着他，沉声说道：“记住，真相永远隐藏在迷雾之中。永远不要相信你的耳朵，作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有的时候连眼睛都不能相信，我们能相信的，只有真相。相信我，没错的。”然后，她转身就出了门。

其余三个人看着呆呆傻傻的于公子，不由得同情一叹。

唉，总算知道这位宋老板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就发家致富的了。如此鬼斧神工又死不要脸的骗术，实在是江湖一绝呀。

因为这份《天逐晚报》，淳于烈的名气瞬间就飙升到一个可怕的位置。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们整日交头接耳，茶楼酒肆的生意近期也是格外好，经常是人头涌涌坐席爆满。

这几年来，淳于烈的名声一直很烂，专权、欺主、结党、跋扈、贪墨，一个贪官应该有的美好品质他都占了个齐全。纵然手下也有卫青宁等人替他周旋，却还是不得人心。没想到几年的努力，还都比不上这一张小小的纸。纵然大多数朝臣对于这份报纸不屑一顾，但是目不识丁的百姓们还是十分推崇的，整日听着说书先生唾沫横飞的讲解，也都精神亢奋、热血沸腾起来。就连淳于烈自己有时候在酒肆听到，也会有几分飘飘然。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就算他狠辣决绝、聪明狡诈，但是有时候，还是不愿意伸腿去踢那些上门来给自己戴高帽的人。

毕竟嘛，只是一个小商人罢了。《驱胡令》发布了，瀚阳的商人都怕了，那个宋小舟以前得罪过自己，现在害怕自己对付她，自然要找些点子来奉承巴结。

不过，这倒是个聪明伶俐的法子。看来这位年纪轻轻的宋老板，的确有几分能耐。

淳于烈这样想着，于是就将查封《天逐晚报》报社的日子一天天推后，甚至在户部的某些环节上，还为他们开了绿灯。而安霁侯的瀚阳派系这阵子更是忙得焦头烂额，哪里还有闲心来管这些事？于是乎，宋小舟在京城新成立的报社分号，就这样大张旗鼓地开业了，并且生意火爆，影响深远。

说到底，还是看轻了她的分量。

因为不是一个级别，所以便不会惧怕，更不必提防。

小舟嘴里含着一块点心，千层酥的脆皮在嘴里一丝丝地融化。她很坏心肠地想道：上山容易下山难，抬得太高了，一旦没了落脚点，可怎么下台呢？

“当当！”

有人轻轻敲门，小舟两条腿都搭在桌子上，闻声懒洋洋地说道：“进来！”

萧铁走进屋，说道：“李铮来了。”

“哦？”小舟放下腿站起身来，笑咪咪地一眨眼睛，满脸都是狡黠的神色，一

副早就心知肚明的样子，“这么快就来了吗？让他进来。”

李铮进来的时候，宋小舟已经叫人沏好了茶。茶叶的香气在房间里回荡着，有着沁人心脾的清新。

李铮披着一身银灰色的狐皮斗篷，风帽半掩，衣衫上有着淡淡的清雪。他走进来，脱下风帽，也不落座，待下人们都退出去之后，才静静地说道：“你是李猫儿。”

李猫儿？

真是一个久违了的名字。

小舟突然间竟多愁善感起来。穿越重生，一过十五载，样貌大变，没想到仍会有人对着她叫出这个名字来。

“好聪明！”小舟笑着扬起头，指着一旁的椅子说，“不坐吗？”

昨天晚上只是一个前奏，看到李铮表情的那一刻，小舟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这真是一场可怕的赌博，而唯一的筹码却又是这样匪夷所思。小舟怎么也没想到，如此荒唐的事情竟会出现在她的世界里。他们两人生生死死，兜兜转转，竟然还会再重逢。

这简直太疯狂了！

李铮也不脱外面的大裘，就这么坐了下来。银灰色的狐裘皮毛簇拥着他洁白的脸颊，让他看起来像是上好的白玉，没有一丝杂质。他的眉心轻蹙着，似乎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小舟看着她，终于明白她之前经常对他产生的那丝熟悉感是从何而来了。纵然换了样貌，甚至连性情都有几分改变，但是他偶尔的神态、行动、言语、表情都和当年的白奕如出一辙。

“你想怎么样？”他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小舟闻言不解，侧头说道：“什么？”

“金银财宝，高官权位，你想要什么？是平静地做一个富家翁，还是积攒金钱、觊觎神器？”他问得十分认真。

小舟听得也有几分好笑，歪着头笑吟吟地说：“你认为呢？”

李铮一本正经地说道：“以你的能力，纵然要封侯拜相，甚至改朝换代，也不是不可能的。”

小舟憋笑憋得肚子疼，却还是忍不住逗他道：“如果我真的要这么干，你如何自处？”

李铮眉心紧锁，定定地望着她，却并不说话。

小舟扑哧一笑，说道：“我逗你的，我重生之后一切尽失，如今跟个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李铮一愣，问道：“你那只神兽呢？”

小舟自然知道他指的是她的军用装甲车，心道：若是没有之前那场变故，倒真能如他所说，打个江山当个皇帝玩玩。毕竟她当时可是刚刚打劫了国家军火库，连导弹都配备了两枚。可是如今，连个渣子都没留下。她只能很遗憾地说：“它掉下悬崖，摔死了。”

“摔死了？”李铮皱着眉，有些不敢相信。想起那只神兽的悍勇，实在无法想象它也会被摔死。见小舟神色间有些抑郁，他竟然很罕见地开口安慰她道：“逝者已矣，你也不要太过伤心。而且你那只神兽实在太蠢太笨，连话都听不懂，它若是还活着，也会给你惹麻烦。”

一听这话，小舟气就不打一处来，猛翻白眼道：“有话直说吧，你这次来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说话间，李铮就站起身来，“我只是来求证一下罢了。”

“那接下来的事……”

“我会助你一臂之力。”李铮静静地看着她，缓缓说道，“就当是报答你的再生之恩。”

小舟一时间有些呆愣，可是转念就明白过来。看来这个小古董以为是她施展了什么无上的法力，才让他们两人起死回生，再世为人了。之所以能投胎转世，靠的全都是宋小舟这个仙人的能耐。

想到这，她更觉得好笑，可是却不说破。见他就要离去，她突然扬声叫道：“白奕！”

李铮站住脚，回过头来。一双眼睛幽若深潭，沉静得看不出一丝波涛。

“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把握住现在，人才能过得快乐。”

李铮静静地看着她，目光迷离，恍若千万块破碎的琉璃。

“白奕死了，你是李铮。”

“受教。”他轻轻抬手，拱拳颌首，姿态翩翩，转身就出了门。

门外的风呼呼地吹着，房门开了又关，却还是能听到回廊上的风声。

这几日，她已经开始做手脚，控制铁盐价格，买进大量的粮食。趁着最近的这一场大风雪，囤积了大量的出京粮草。

这件事务必要在新年前做好，这张网早已经铺开，只差收尾的几笔。这一仗，关系到整个瀚阳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商户们的生死命运。胜，仍旧是尊荣富贵；败，就是发配充军，甚至人头落地。

“瀚阳人心惶惶，大家都夜不能寐，没理由让天逐人过得这么舒服呀。”

她歪在墙角的软榻上，打了一个呵欠，嘴角挂着笑，像是一只狡诈的小狐狸。

这一觉就睡了大半日，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报社里很安静，工人们已经下班，萧铁下午的时候出去办事，说是直接回宅子了。没有他在，其他人也不敢进来打扰她。

披起斗篷就出了门，路过油印大厅的时候，忽听到一声浅浅的笑声。她微微皱眉，随即推开大门仰头望去，便见一身紫袍的男子高高地躺在房梁上，一腿曲起，一腿随意地耷拉在下面，满头墨发下垂，衣衫也被风吹起，一忽一忽地飘着。

见她看到自己，他也不惊慌，反而侧过身，用手肘支撑着侧脑，一手拿着一壶酒，一手指着房门说道：“快关上，好冷。”

此时屋内没有炭火，他又只穿了一件单衣，不冷才怪。

小舟皱着眉，也不关门，沉声说道：“大晚上的，你跑这来干什么？”

“许李铮来，就不许我来？”

晏狄眼神邪恶地望过来，嘴角挂着一丝浅笑说道：“小舟，你不能厚此薄彼啊。”

小舟瞪了他一眼，转身就往外走，边走边说道：“你愿意待就自个儿待着吧，走的时候别忘了给我关门。”

然而她还没走远，一道人影突然间从天而降，轻飘飘的像鬼一样。满身的脂粉香气，还带有清冽的酒气。他大袖一挥就将门关严，随即欺身上前，注视着小舟的眼睛道：“好偏心，就这么不待见我？”

“待见你的人多了，也不差我一个。”

小舟刚一说完，晏狄突然扑哧一笑，一把环住她的腰，凑到她的耳边，以极小的声音呢喃道：“好大的醋味，小宋老板可是吃醋了？”

“我不是吃醋，我是嫉妒。”小舟一本正经地说。然而晏狄的笑意还没滑到嘴角，就听她压低声音靠过来，半伏在他的胸膛上，手指纤纤，一寸一寸地自他的脖颈下滑，指尖轻触他的喉结、胸膛，并缓缓地往下腹下方而去。

“我是嫉妒，为何你是男人，我却不是。我生而聪颖，能文能武，并不比男子

差，为何你们可以软玉温香，而我却只能远远地看着？连抱一抱、摸一摸都要小心地不能让人家发现我是女儿身。”

晏狄突然一愣，皱眉道：“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七少好笨啊！”

小舟一笑，手掌压在他的胸膛上，掌心很热，透过光滑的丝绸，一直烫进晏狄的肌肤里。

“小舟也想像七少一样啊，有这，有这，还有这。”一边说着，手指一边向下，最后，甚至作势欲探他衣袍下的部位。

晏狄的脸顿时绿了，猛地向后退了一步，瞪着她道：“你有断袖之癖？”

“呵！多新鲜，就许你们男人之间有龙阳之爱，就不许我有断袖之癖吗？”

晏狄上下打量她，皱眉说道：“我不信！”

“不信算了。”小舟满不在乎地哼了一声，转身就要走。

晏狄却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沉声说道：“你在骗我！”

不同于他的一本正经，小舟却嘿嘿一笑，伸手轻轻拍着他的脸，笑眯眯地说：“小弟弟，这个世界无限大，而且很黑暗，可不仅仅是你眼睛看到的那一点。你若是不信，找个日子，我们就一起出去逍遥一番。到时候姐姐亲自操刀上阵，上演一场全武行出来给你开开眼界。”

她眼神太色情了，以至于让晏狄这样的浪荡子都有些手掌发寒。眼见她的手就要拍过来了，有洁癖的晏七公子猛地退后，离她远远的。

小舟哈哈一笑，冲他抛了一个媚眼，转身就走了出去，一边走还一边招手道：“别忘了给我关门啊！”

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小舟的心情突然很好。流氓反调戏计划很成功，总算为前几日扳回一局。

小样儿的，还敢来和我过招，看我不恶心死你。

回到宅子的时候，萧铁还没回来。小舟晚饭吃了不少，成功耍了晏狄让她心情大好，于是乎就很善良地去了一趟偏厢。

刚一开门，就见宋亭安惊慌失措地转过身来，看到是她，似乎有些紧张。

他的伤很重，这么多天也没好利索，至今连走路都有些困难。

小舟见他扶着屏风，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的，不由得一愣，问道：“你不在床上好好躺着，起来干什么？”

宋亭安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心想大家毕竟都是男人，就直言道：“我想出恭。”

小舟想了半天才想明白出恭是什么意思，一张脸顿时就绿了；却听那宋亭安得寸进尺道：“堂弟你，可否帮我一下？”

小舟站在原地傻了半天，随即掉头暴走。不一会的工夫，就听到她的咆哮声传遍了整个园子，大骂下人们不尽忠职守。不一会，一群小丫鬟小侍从就齐刷刷地跑了进来，给宋亭安大少爷进行全方位立体化人性设计的高质量服务。

小舟红着脸气势汹汹地往回走，刚走到一半就撞见萧铁。莫言屁颠屁颠地跟在他的身侧，后面还跟了七八名随从。随从们一个个器宇轩昂的，走起来极有气势。萧铁穿了一身月白色的长袍，衣襟宽大，领口和袖口各有一条一寸宽的墨黑色镶边，典雅高贵，衣衫带风。

见了小舟，他温和一笑，说道：“吃过晚饭了吗？”

小舟彻底被宋亭安搞得败了兴致，看着萧铁也没什么好脸色，臭着一张脸道：“打扮得像花蝴蝶一样，一点品位都没有。”说罢，甩着两只小胳膊就回了自己的房间。

萧铁站在原地有点愣，心道：自己也没招惹她呀，为何这个态度？

他转身询问一旁的下人，也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

一边的莫言突然福至心灵，在旁边说道：“公子，会不会是东家生气了？”

萧铁不解地皱眉，“生气？”

莫言是萧铁的心腹，自然也是小舟身边值得信任的人，对于小舟的性别和主子的心思，也是知晓的。当下很八卦地提醒他道：“公子打扮成这样去赴少陵公主的宴会，也难怪东家会不开心。”

萧铁闻言又是一呆，过了好一阵，心底竟然生出一阵酥麻感。他回过头去，皱着眉，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低声问道：“会吗？”

“一定是这样！”

门外的两个男人仍旧在各怀心思地八卦着，小舟却没理会这么多。她一头扑倒在大床上，脑子里晃着乱七八糟的影子。一会是李铮，一会是晏狄，一会是萧雍，一会是萧铁，甚至还有夏诸婴和方子晏。

“哦——”她抱着头痛苦地哼哼，“莫非是春天快到了，我也跟着发春了？”她低头看看虽被束缚着却仍旧鼓鼓的小胸脯，皱着眉头说道：“苦了你了，等这事完结了，就让你重见天日。”做世界首富的目标已经不远了，接下来，要为养无数小白脸而努力奋斗了。

解开胸前的裹布，小舟柔柔地叹了口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谁也没有料到动乱会来得如此之快，就像是一把火，瞬间就席卷了整片荒原。等人们发现的时候连自己的裤腿都被点燃了，自救尚且不暇，哪还有闲心去挽救大局？

早在半个月之前，朝廷就发现有人在市场上大量购买米粮、铁器、茶叶等物资，但是因为如今不是在战争时期，上面也只当是有商人在囤积居奇以待年关罢了。然而今天一早，一个几乎让马跑断了脖子的哨兵仓皇冲进城门，一路奔进拙政司，大呼运往西陵青沙口的物资迟迟未到，青疆人以此为借口，已经纠集了骑兵二十万。卫所兵勇不敌，苏水镜大人紧急下令全军撤回西陵关。此刻，青疆人的马蹄子恐怕已经踏破夜岚山了。

霎时间，天逐大哗，朝野动荡，而作为户部之下，掌管南北商贸的拙政司，更是忙得焦头烂额。

“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报告？”

砰！汪清池将厚厚的卷宗一把扔在地上，雪白的纸张凌乱地铺满了地面。几名拙政司参谋战兢兢地站在一旁，手指颤抖，连大气都不敢出。就算是他们这些文官，也清楚地知道如今的局势代表着什么。

自从当年苏秀行大帅带领帝国军队与青疆人进行了一场大战之后，两国已经多年不兴大规模的战事了。虽然当时朝廷出于党内斗最后召回了苏帅，将有利的战局转为被动，但是不可否认淳于烈主导的青沙之盟还是给大华带来了十余年的太平日子，虽然代价是将天朝大国的面子狠狠地踩在了脚底下。

如今青疆人气势汹汹地杀将而来，又会造成怎样的局面？

“大人，我们已经尽力了，早在半个月前，市面上的米粮、食盐、铁器、茶叶、药材、布匹就被人大量地高价收购，如今留给我们的不过十之一二，远远达不到青疆人要求的数量。我们的官员已经在整个王域境内大肆调查，却根本查不到具体的买家。他们的行动十分迅速也十分零散，一时之间根本难以整合。”一名蓄着小胡子的官员紧张地舔了舔发白的嘴唇，却还是大着胆子说道，“每年的岁贡都有长达半年的时间统筹准备，也有固定的买家，如今要我们在十天之内准备出来并且送到青沙口，减去路上所要耗费的时间，折合下来不到四天了。再加上年关将至，物资匮乏，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拙政司内一片喧嚣。政务厅外面人来人往，官员们已经一天一夜不眠不休了，人人眼睛血红，嘴唇发干。不断地有马匹停在门口，跑断了腿的外职人员来不及喝

一口水，就冲进外讯厅上报资料。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消息却越来越糟糕。半个月前就已经上路的岁贡团仍旧是不见踪影，由六千多名精锐亲兵组成的物资队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就这样再没有半点消息传回来，连同他们手上那一批丰厚得让人眼热的岁贡物资，也一并丢失得无影无踪。青疆今年遭遇了大雪灾，粮草物资极度匮乏，境内冻死饿死的百姓成千上万。他们本就和西陵守军有小规模的摩擦，就算岁贡到了，也不能完全解决他们今年过冬的粮草问题，但是因为盟约，他们不敢大规模地进攻西陵关，也不敢直接到西陵外围的三十多大郡县打秋风。如今物资不到，他们顿时有了充足的借口和理由，可以堂而皇之地打着大华背信弃义的旗号，来攻打西陵的关口。双方军备在持续上攀，西陵关外围郡县岌岌可危，关内民怨沸腾，战意高昂。军队的请战书已经几次摆上了苏水镜的案头，再这样下去，就连他也弹压不住了。而一旦西陵和青疆发生大面积的战争，苏水镜完全有理由相信，以青疆堪比大华的庞大国土面积，以青疆全民皆兵的剽悍可怕的民风，他们所能纠集起来的兵力绝对不仅仅是二十万。

情况突然间如同点燃了引线的炮仗，以危险的速度在狂猛地上蹿。现在除了大量出动西陵和王域一带的守军，全力搜查岁贡团的下落之外，剩下的唯一的法子，就是重新准备一批岁贡，尽快送往西陵边境，平息青疆人的怒火。

虽然说起来实在是奴颜媚骨，但却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汪清池觉得，这几个月他实在是太倒霉了！

先是被烈武侯派往湘然，没想到那个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半大孩子竟是个商业天才，使他在不知不觉间一败涂地，回京也失了势，被卫青宁取而代之。家族动用了大量的人脉关系，走了政院和长老会的路子，才将他保了下来。原以为拙政司是个高跳板，可以很快为他积攒政绩夺回权位，没想到却凭空闹了这么一出，岁贡团丢了不算，王域里的物资还被人洗劫一空，而他着手调查后却一无所获，今天大清早就被淳于烈叫去大骂了一顿。若是还不解决，就算淳于烈不处置他，他也必然会在家族的青俊中失势，让族内长辈们对他彻底死心。

“妈的！这里面一定有人捣鬼！”

下属们战战兢兢地听着，没想到这位一向风度翩翩、气度不凡的公子哥也开始如市井之人一般破口大骂了，足见他的心情有多差。

汪清池站起身来，来回走了两趟，突然走到衣架旁拿起大衣，沉声说道：“备马。”

“大人要去见武侯大人吗？”

“去找骂吗？”汪清池冷冷地看了下属一眼，随即冷哼道：“去见李常司。”

“他没得选。”

小舟笑吟吟地坐在那，明明已经一天一夜没睡，可是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她的手指拨弄着托盘上的茶壶盖子，看着它滴溜溜地打着转，转头笑道：“内库和户部办不了的事，这时候只能求助于西凉叶氏，而你又是西凉的话事人，他不来求你还能去求谁？”说到这里，她突然嘿嘿一笑，说道：“更何况，他也想知道这次的事到底是谁干的。户部可以不知道，拙政司可以没消息，但是商场上的东西，你们西凉若是也不知，那就说不过去了。”

李铮正在吃早饭，闻言也没转头看她，只是很随意地问：“我也想知道，这么大的动作，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以你的财力，恐怕难以完成。”

小舟却掩嘴一笑道：“你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公子，他还没走呢。”

李铮闻言丝毫不为所动，反而慢慢地吃下最后一口饭，然后擦了擦嘴，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沉声说道：“去看看。”

“劳烦二公子为我牵线搭桥了。”

小舟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李铮恍若未闻地步出房门。

清晨的阳光明晃晃的，风也是静悄悄的，小舟的嘴角挂着高深莫测的笑，歪在椅子上，就这样静静地等候捷报传来。

就连李铮都觉得以宋小舟的财力无法办到此事，朝廷上就更加不会怀疑到她身上了。毕竟如此大规模的举动已经超出了个人的力量，就算是西凉叶氏，想要在短期内促成此事，也是十分艰难的。

如今的矛头，直指东边的三越。大部分官员认为这又是三越主使的离间计，目的是要挑拨大华和青疆开战，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毕竟三越之间分分合合已属平常，谁也分不清他们什么时候忙于内斗，什么时候又会一致对外。

当然，朝廷上还有一些别的声音，比如淳于烈，他就怀疑这件事的幕后推动者来自尚野。如今瀚阳势力大乱，军中内斗不休，《驱胡令》的颁布又摧毁了大半的商业社会体系。李梁和李珂现在仍在京中受审，瀚阳大半军权已经掌握在姜吴手中。而姜吴，又是他淳于烈的门生。瀚阳，应该已经没有了背水一战的实力。

所以如今看来，唯一有可能并且有实力促成此事的，就是尚野的苏秀行。一旦和青疆开战，以苏水镜的能力绝对无法守住关口，最后还是得请这位大华第一高手外加第一名将出手，到时苏秀行就要继当年一战之后，再次掌握全国的精锐兵力了。

淳于烈会这样想，别人当然也会这样想。一时之间，天逐城内各个党派奔走联络，西陵派系和尚野派系在今早的朝会上相互攻讦，怀疑的种子播撒得到处都是，却没人知道，这件事的罪魁祸首此刻就好好地待在京城里，而且还饶有趣味地、不时地出入达官显贵的府邸，光明正大地探听着最新的消息。

汪清池无奈地看着李铮，深深地施了一礼，诚恳地说道：“这一拜，清池并非是自己，此事事关家国大业，清池实在不忍心看到生灵涂炭的局面。还请二公子施予援手，救西陵千万百姓于水火之中。”

“青疆人实在太嚣张了。”李铮靠在椅子上，手上托着一杯茶，静静说道，“教训他们一下也好。”

教训？

汪清池郁闷得想要吐血，暗道：这果然只是一个世家贵族的公子哥，虽然才华出众，却不曾经营实务也不懂军事，满脑子都是天朝上国的狂想法。

教训他们？不让别人教训就不错了。

想归想，可这话他却是万万不敢说出口的。

“二公子有所不知，如今青疆人大举进犯，明显是早有准备，我们仓促应战，难免落于下风。就算要打，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打，更不能给敌人以口实，所以这一次的岁贡一定要筹集。如今市场上有人从中作梗，拙政司已经无力回天，还望二公子能动用西凉的力量，帮朝廷渡过这次危难。”

李铮微微一笑，站起身来温和地扶住汪清池的手臂，说道：“清池兄这话是怎么说的？李铮也是朝廷命官，为国分忧乃是分内之事，若有办法，早已向上面献策，何至于会让清池兄亲自登门？这件事事出蹊跷，就连我也被蒙在鼓里，西凉方面更是着了道，没有任何线索可查。但是我已经吩咐下去了，不出两个月，定会筹集一切，以最低的价格出售给拙政司，以堵青疆人的嘴。”

“两个月？”汪清池紧紧地皱着眉，沉声说道，“两个月太长了，朝廷给我的期限只有十天。”

李铮冷笑一声说道：“清池兄也是商贾世家出身，朝廷上那些老爷们不懂，难道你也不懂吗？西凉叶氏位于南宛境内，本就是边陲之地，距离西陵遥遥万里，两

个月已是极限。若要更快，就请恕李铮也无能为力了。”

汪清池无奈地捧住头，痛苦地说道：“这可如何是好？”

李铮和汪清池的关系向来一般，两人都属于天逐城内的年轻才俊，加之两方派系多年来争斗不休，自是没有什么交情可言。而如今看到他这副发愁的模样，李铮也不由得生出几分同情来，当下淡淡说道：“承蒙清池兄看得起，我有一策，不知是否当讲？”

汪清池眼睛一亮，立刻说道：“李兄快教我。”

李铮微微一笑，拿手指蘸着茶杯里的水渍，在桌子上缓缓写了两个字。笔力苍劲，龙飞凤舞。

汪清池看到那两个字之后，顿时愣住了，再抬起头看向李铮的时候，目光中已经多了几分了然。

宋小舟这一招借刀杀人做得果然高明，就连李铮和他背后庞大的瀚阳派系，都给她当了一回枪杆子。

李铮无奈地苦笑，可是她开出的条件实在太诱人，容不得他们不接受。

宋小舟，李猫儿，果然果然。

桌子上，那两个字正在缓缓消失。隐约间，只能看出字迹的轮廓，大概正是“瀚阳”二字。

小舟的计策说来复杂，但是剖去外面那层层繁琐的华衣，也不过就是一招声东击西罢了。

拖慢岁贡使团的脚步，收购市面上的岁贡物资，将市场上的货源打乱，散播各种令人恐慌的战争谣言……说白了，也就是借着青疆的势，来压制大华的官僚系统。

在战争面前，一切的鬼蜮伎俩都变得苍白无力。没有强大的武力和坚韧的决心，作战就变作了一种奢望。更何况此时此刻，淳于烈一定不会允许苏秀行插手西陵军务，如此的话，这场仗就一定打不起来。

时间紧促，市场空虚，又没有西凉叶氏的协助，这个时候，朝廷只有一个选择。

小舟嘴角带着轻笑，慢悠悠地出了李铮的府门。

外面阳光灿烂，一派祥和，想起那一个风雪凄楚的夜里，黑暗无光的囚牢之中，辛老爷等人孤注一掷的滚烫目光，她就觉得心潮起伏。

这个时代的人，还远远意识不到商业的重要性，也完全想象不到，若是将一个派系的商人逼到绝境，他们会使出怎样孤勇决绝的招数。

商人重利，向来和狡诈联系在一起。但是商人却也是社会上头脑最敏捷、胆量最大的一种人。当他们各自为政的时候，也许会被政府、被国家所欺压，但是他们一旦被朝廷逼迫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人凝聚在一起，就会做出让所有人为之惊诧的事情。

说到底，毕竟不是豪门显贵出身，不是自小锦衣玉食般长大，哪个大户行商，没有一本血泪的发家史？能够凭着一己之力积攒出如此财富的人，定会有自己的手段、眼光和心胸。

有的时候，为了活命，没什么不能干的。

小舟慢悠悠地走在大街上，不同于过往行人的匆忙，她走得十分悠闲。就连一些要去宫门外请战的激愤民众从身边经过，她也没看上一眼。路不算短，她却一直走回了萧铁的宅子。

偌大的宅子里没有几个人，萧铁带着下属们都出去办事了，只有几名家丁和丫鬟守着。

宋享安远远地坐在回廊下，见了她微微有些局促，默默地站起身来。

小舟对着他洒脱一笑，径直回了房。

清晨的阳光洒在她的背影上，让她看起来是那么的淡定、洒脱、沉稳与坚韧。

虽然她年纪还很小，虽然她身材还很瘦，虽然她看起来吊儿郎当没个正形，但是不可否认，这个人的身上，总是带着让人看不透的迷雾。越是和她接近，越是让人摸不清楚。

宋享安一直默默地站着。太阳渐渐升到正中，午后的阳光虽暖暖的，空气却是一团胶着，就如同这京城的局势一样，似要粘成一锅粥。

汪清池说完之后，淳于烈的脸色就变得非常难看。他冷眼看着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门生，沉声说道：“这就是你想了一天一夜想出来的办法？”

汪清池鬓角湿冷，却还是鼓起勇气说道：“学生别无他法。”

“蠢货！”淳于烈猛地将他的卷宗弃置于地，冷声喝道，“为了扳倒李梁、李珂，摧毁瀚阳军事系统，这些年来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如今你竟然要本侯放弃辛苦得来的全部优势，一无所成地放虎归山？”

“侯爷，大局为重啊！”汪清池砰的一声跪在地上，行以学生大礼，低头说

道，“北边的战事胶着，事发突然，我们没有一点准备。一旦战事燃起，苏水镜大人必将独自一人承受整个青疆的攻势。如此一来，胜了，我们也是元气大伤，三五年内都再没有能与其他军省对抗的本钱；败了，却要苏秀行带着尚野的军部势力入主西陵，如此的话，我们更是雪上加霜。更何况如今虽然将李梁、李珂停职督办，但是瀚阳军方绝不会妥协，李九青也绝不会俯首甘愿被我们所钳制。李家在瀚阳经营多年，更是不会就这样让我们连根拔除。这次得手，也只是因为我们攻其不备，一旦等他们缓过气来，瀚阳方面的反扑绝对会是惊人的，说不准最后顶多也就闹个罚俸降职罢了。而李家很快就会扶植新的太尉上台，就算新人前期站不稳脚跟，可对我们的威胁仍不可小觑。侯爷，事到如今，只有尽快平息北边的战火，保住苏水镜大人在西陵的统治，才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啊！”

淳于烈面色深沉，牙关紧咬。他紧紧地皱着眉，虽然理智上知道汪清池所言非虚，但是内心的怒火还是无以复加地高高蹿起。

为了这一次能让丹羯人在瀚阳军队中哗变，他准备了三年，派出了数以千计的密探。姜吴是他最信任的门生，朝野上方方面的关系，军方里层层叠叠的派系，这张网他亲手织了三年，如今好不容易到了收网的时刻，却被对方一个手段，就给生生地撕裂了。

“好手段！好计谋！”低沉的嗓音在房间里冷冷地响起，犹如插入寒冰之中的尖刀，让人闻之胆寒。

汪清池的肩头瑟瑟发抖，低声说道：“王域的市场被抢夺一空，一时之间查不出货物流向哪里。南宛、百理尚野等地路途遥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如今除了与西陵接壤并且最为富庶的瀚阳，再无人能解西陵之危了。”

“你下去吧。”淳于烈突然转过身去，淡淡说道。

汪清池一愣，疾声道：“侯爷……”

“就按你说的办，我的手谕很快就会发往政院，你去杜宗相处，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汪清池整个人愣住了。说是一回事，真正下了决断，却还是让人觉得震惊。

此时已是傍晚，光线昏暗地照进屋子，落在淳于烈的肩膀上。直到这一刻，汪清池才真正地被眼前这个看起来已经不再年轻的男人所折服。这个曾经拜倒在大越晏氏家门，付出背主弃国声名狼藉的代价方才爬上如今这般高位的男人，终究有其果断决绝之处。

纵然不甘，纵然愤怒，纵然有着崇山峻岭绵绵海浪般的怨毒和不忿，但是在事